

线人，就是尽人皆知的所谓间谍或者奸细，在江湖上又被称为线板子、点子、眼线或谍报儿。而对于那些给警方做线人的瘾君子，行内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水鸭子。总之，光从这些称呼看，怎么琢磨这也是一种适合生活在阳光里的职业。

[长篇小说]

线人

THE INFORMANT

一个在正义和恩情间挣扎的神秘人物
一部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黑色诗篇

哥们儿◎著

ISBN 7-5306-3700-1

ISBN 7-5306-3700-1

ISBN 7-5306-3700-1

ISBN 7-5306-3700-1

ISBN 7-5306-3700-1

ISBN 7-5306-3700-1

7.5

ISBN 7-5306-3700-1

[长篇小说]

线人

THE INFORMANT

一个在正义和恩情间挣扎的神秘人物
一部关于出卖与救赎的黑色诗篇

哥们儿◎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 SU WEN YI CHUBAN SH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线人 / 哥们儿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99-2790-9

I. 线… II. 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9620 号

线 人

著 者: 哥们儿

责任编辑: 于奎潮 顾文喆

文字编辑: 王泽阳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装帧设计 / 邓琳之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5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790-9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1

出卖。不错，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出卖”。

很不幸，和爱情以及死亡一样，出卖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至少在人类既往的历史上如此。我们无法回避出卖和被出卖。举个最底线的例子：你跟我或者我认识的那些人一样说过谎——说谎就是一种出卖，你出卖了真实。

从月球领土到羊头狗肉，没有什么不曾被出卖过。权力可以寻租，纲领可以兜售，爱情可以讨价还价，明星的体臭也能装在瓶子里去竞标。当然出卖的身价会有区别，钻石以克拉计，小白菜宁肯估堆儿。出卖的方式也是可选的，有好身体，可以当模特，走走T台或者叫别人摄入画画，也可以奔酒店打打骚扰电话；模样差些的也能在街边站成一道风景，问一声先生要否耍一耍？而我有几根好手指，我在敲键盘，出卖我的天赋，换我想要的某些东西。谁也不要看不起谁，我们都是出卖者，不同的可能只是“下场”，因为大家面对的“市场”不同。

马上，我在这里要出卖一个人，出卖一个“出卖者”，他叫“摔炮儿”。虽然我和摔炮儿素昧平生，但我在这里，还是愿意先称呼他为“我的朋友”，这基本表明了我对主人公的态度。“我的朋友”是个不简单的人，在他的身体里，正义感和江湖气诡异地媾和在一起，互为矛盾。

摔炮儿是警方线人，真名叫秦诚，当然这是指小说里将要用到的名字。

线人，就是尽人皆知的所谓“间谍”或者“奸细”，在江湖上又被称为线扳子、点子、眼线或谍报儿。还有不少中年人也会叫他们“321”，这是早年一部外国侦探片里某个间谍的代号。而对于那些给警方作线人的瘾君子，行内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水鸭子。总之，光从这些称呼看，怎么琢磨这也不是一种适合生活在阳光里的职业。

“线人”虽然只是近代江湖的名词，可按照流行的说法，这种职业很早就出现了。在我国古代，线人被称为“间”，派线人侦查即为“用间”。被收买者，就是早期的线人。《孙子兵法》第十三篇就是专谈“用间”的。孙子将用间之道归纳为“乡间”（利用敌国乡里的人搞间谍活动）、“内间”（收买敌方官吏从事间谍活动）、“反间”（拉拢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故意泄露假情报给敌方间谍）、“生间”（派间谍到敌方侦察打探）五种形式。可见兵道多诡、人心难测，要干大事的人不多长几个心眼子非叫对手给算计残废了不可。古代这孙子真厉害。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伊挚、吕牙，这二位前辈是我能揪出来的一对线人的活祖宗。

站在一方立场上看，线人挺让人寒心的，这厮天天装作跟你一个战壕的，其实没有一秒钟不惦记着使阴招害你。当然他们很少有胆量直接在背后拿刀子顶你的肺，他们最拿手的伎俩是泄露你的行踪，让对方战壕里的狙击手能稳稳地瞄着你的脑壳，这比直接顶你个肺更胆战心惊。不过，我们也不是傻子，我们也会用间，咱自己的线人就招人喜欢了，谁不希望敌对阵营里多几个叛徒啊。

“用间”的“用”字，暴露了线人（“间”）的被动地位，就像一个有脑子的牵线玩偶，机动灵活是必需的，可自己乱动就不乖了。线人一被扔进敌方阵营，就得变着法地扮鬼画皮，让对方信任你比信任他亲爹还来劲。不过要是操作失误露了馅儿，您就自求多福吧！真叫对方给大卸八块乱炖了，也顶多算一无名英雄而已。

所以线人的地位尴尬、处境危险，不是在大街上摸一个脑袋就能干的，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愿意干的。能干这一行的，必定有其特殊的禀赋和特殊的人格，也就是老孙说的“上智者”，这样才不至于半途非命，才不至于自己把自己给分裂神经了。而愿意干这一行的人，除了真正大义凛然的忘我豪杰，就是被收买胁迫的，不然就

是实在没了活路、干啥不是干给钱就行的主儿。人一豁出去了，没准儿就能干出点儿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各行各业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要写的摔炮儿——秦诚老兄比较特殊，他可能兼具了所有这些特点，又好像还有些别的背景。要说他的故事，应该够得上精彩，想煽情也有的玩儿，喜欢深沉的人也能在秦诚身上发几声感慨。这么多因素赶巧凑一个人身上去了，不易，这也是我愿意完成这部作品的理由之一，不过还不是所有的理由。

3

我有机会知道秦诚，和自己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对许多熟悉我的读者，有些事我不用再次招供：我青春里曾经有一个黑色的逗号，是勾写在监狱的大墙上的；后来，我扒窃了自己和“狱友”们的经历，写成了《四面墙》和《黑马甲》两部小说，好歹也混得有人喊我老师了。可是，有关摔炮儿的故事被拖延了很久，我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直到今天。现在讲出他的故事来，正是风险最低的时候，我为什么这样说，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大家慢慢会清楚。

第一次听说摔炮儿，是在临时羁押重案犯的某看守所。当时有个赫赫有名的家伙关在我斜对门，叫侯七。和我关在一起的，有个外号叫“金鱼眼”的派出所协勤，跟侯七是旧相识。后来有一天，看守所内部大换血，赶巧把侯七也调配进我们的号房。侯七一来便疯狂地摧残金鱼眼，因为他认定是金鱼眼出卖了他，金鱼眼一副百口莫辩的倒霉相。还好，在金鱼眼被折磨疯之前，看守所领导及时把他弄走了。得胜的侯七开始炫耀自己在外面的风光，这时他不断提到他的老板乔爷。乔爷在清州是个风云人物，一个从社会底层熬成企业家和政协委员的大善人。除了乔爷，侯七说的最多的就是摔炮儿秦诚了。侯七嘴里的摔炮儿，有勇有谋，仗义。

侯七说：摔炮儿跟我比亲哥们儿还亲。

据说侯七被枪毙前还坚信，只要乔爷在，他就不会有事。甚至，他幻想过自己的好兄弟秦诚能来“劫法场”，救他远走江湖。

可惜侯七永远没有机会知道，金鱼眼到底是替谁背了黑锅。

真正出卖他的人，正是摔炮儿。

我能知道这个秘密，是因为几年后的机缘巧合，因为某种工作的特别需要，我偶然结交到当年追捕侯七的刑警队长唐险峰（化名），赶巧他也是《四面墙》的读者。我们聊了许多有关犯罪的话题，我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谈起侯七、金鱼眼和著名的乔爷，还有摔炮儿。没想到我会从另一个角度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而摔炮儿的命运也叫我好多天不能平静。我知道早晚我要写一本和摔炮儿有关的小说了。

摔炮儿是唐险峰的线人。虽然这时候这已经不是绝对的秘密，可唐警官说你还是先不要写吧，然后说了一个我不能拒绝的理由。终于到现在，那个理由不复存在了，甚至，唐险峰约我喝酒，还专门督促我：摔炮儿的小说你一定要写好，就算你帮我。

他说将来要亲自给摔炮儿送一本书去。那样，也算对得起摔炮儿了。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这又恰恰是我心向往的好事呢，于是，坚决要写《线人》。

目 录

自 序

1 | 引 子

4 | 第一章 假警察

仅仅在这半个小时之内，刚刚结束新闻线生涯的秦诚，就在和唐险峰达成的协议中一下子变成了刑事线人。不过现在，他对线人生活的认可，已经完全没有经济上的渴望了，秦诚只是喜欢这个事情里面那种恍惚是在当警察的快感。

45 | 第二章 亲兄热弟

“心急抢热屁，这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得先帮助我尽快站稳脚，让侯七真正把我当兄弟看了，我才能有机会给他背后一刀嘛。”

87 | 第三章 线人，陷阱

“那当然，回去我想办法骗乔森好了，你真是撒了欢儿地把我往不仁不义的火坑里推呀。一开始我就完全是冲朋友面子帮你，可我也不能跟特务似的总这么潜伏下去吧？一点成就感、荣誉感都没有，整天还得左顾右盼。人家乔森跟侯七都对我不错，我心里好受吗？”

秦诚皱着眉，小心翼翼地用舌尖在手指边沿上舔了一点儿粉末，回味一下，又呸地吐进马桶，然后掏出笔套来，把剩余的粉末小心地装进去，这才站起身，冲着镜子满意地笑了。

刚才，他一冲动，本想先对唐险峰说出甄诚死亡的真相，然后让他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按照这个思路往下侦讯，逐渐揭开被乔森掩盖着的黑幕。可一走出房间他又开始犹豫，一边走一边挣扎着，最后还是放弃了讲出真相的想法。

唐险峰有些急躁地一摆手：“打住吧我的亲弟弟，你就说你到底能告诉我多少事情吧。”秦诚望了一下唐险峰，缓缓地说：“可以告诉你全部，只要是我知道的。”

震惊之余，秦诚想起昨天晚上乔森跟自己谈话时，反复说到要金盆洗手洗白自己的话，又心生许多顾虑：如果自己事先不知道侯七和乔森犯下的那些血案，如果自己不是被唐险峰拉做线人，面对乔森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状况，我会不会或者说该不该把乔森拉下马？

不过他想好了，不论怎样，自己也没脸再见乔森了，但他会转告乔森，让他放心，自己会照顾好馨儿母女。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一定会让乔森伤透了心。

“我会睁大眼睛的，不过你们也不要只把我当工具使，我为乔森求情的话，你们也该替我想想。”秦诚也站了起来，他知道谈话结束了。天亮以后，他就要回到乔森身边，为自己恩人的事业“雪上加霜”去了。

已经快深夜了，清州市区灯火寥落，看上去有些冷清。这座刚刚发展起来的北方小城，好像还没有适应多彩的夜生活。

一辆普通的警用巡逻车停在公园门口，透过车窗，可以看见明灭着的烟火头儿。偶尔，对面的车灯晃一下，映出驾驶室里那张瘦而冰冷的脸。

巡逻车的后排座上，还窝着一个矮个子，做贼似的猫在驾驶座后面。大晚上的，又是在车里，居然还装神弄鬼地戴着墨镜。

矮个子正有些紧张地说着：“葛队，上次我真没骗您！侯七那批货肯定是来了。”
“你是说，没抓到只能赖我们废物了？”被叫做“葛队”的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窗外，似乎无视背后那个人的存在。

“我哪敢那么想？”

“甭废话了，今天找我什么事？有料？”

“可能侯七知道我给您透风了，这下可坏了，葛队，您得想办法保护我啊，真落在侯七手里，我还不跟黄花鱼似的被活剐啦！”

“神经过敏！侯七怎么会知道？”

矮个子探了下身子，附在葛队的耳朵边上，神秘地说：“据说，你们缉毒队里有侯七的线人，你们的一举一动，侯七事先都能得到消息。”

葛队飞瞪起眼睛：“你说什么？你听谁说的？”

矮个子吓得赶紧把身子坐回原位，心虚地说：“侯七跟我念叨过，不过没提那个人的名字。”

葛队冷冷地说：“你是说——我们内部的人把你卖给了侯七？”矮个子刚一点

头，葛队就骂道：“放屁！你给我当线人的事情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难道是我告诉侯七的？”

“我可不是那意思。”小个子赶紧解释，然后又苦恼地说，“侯七那孙子就是一活猴儿，什么能瞒得了他？我当初就不答应当线儿，您生把我拉上船，现在您可不能卸磨杀驴呀。”

葛队回下头，扫了一眼小个子，马上又把脸转向挡风玻璃：“甭担心，给我做事吃不了亏，放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动你。”小个子还想说话，葛队似乎不耐烦了：“你个车轱辘话转了快半个钟头了，让我给你当陪聊来了？赶紧下车吧，我还得回队里值班呢！”

小个子无奈地拉开车门，迈了下去。巡逻车很快发动起来，顺着街道开走了。

小个子骂了句“妈的”，掏出裸烟来点上，刚贪婪地吸上一口，突然一辆桑塔纳疾驶过来，戛然横在面前。小个子惊得向后一跳的工夫，车上已经蹦下来两个男人，二话不说，扑上来就把小个子按住，抓鸡一般塞进车里。

10分钟后，桑塔纳停在一座桥头，车门一开，小个子头朝下被扔了出来。小个子刚想爬起来，一眼看见车里下来一个人，马上心惊胆战地赔笑道：“七哥，这是咋了？”

被叫做七哥的人就是侯七，当时是一江春娱乐城的总管。

侯七把手里的半截烟往小个子脸上一甩，冷言道：“小地丁，我们至少也认识10年了吧。”

小个子马上说：“11年。”

侯七说：“那我今天打你就更打对了。”随着话言刚落，侯七的脚已经踢在小个子的脸上。小个子正要起身，突然吃上这45号的大脚丫子，“妈呀”一声躺回地上，当场鼻子就蹿出血来。

小个子带着哭腔说：“盐打哪咸醋打哪酸，七哥你给我个明白啊。”

“还跟我装！说穿了就没劲了，你跟葛东飞那点儿脏事还让我给你讲？”

“七哥你肯定误会了，我再不是爹娘养的，也不能出卖你呀！”

旁边的人说：“七哥你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废了孙子！”

侯七无所谓地挥挥手：“毕竟是自己兄弟，我还真下不去手，你们辛苦吧。”

侯七转身向车上走，小个子绝望地大叫：“七哥！”

其他三个人哪容他再煽情，围上去就打，最后一个过来的抡着一根棒球棍，照小个子脑袋就砸。

突然，侯七大喊：“上车！警察来了！”

棒球棍在空中犹豫了一下，还是刹不住车，砸在小个子的脑袋上。

由远及近的警笛声已经听得真切，几个人急忙往车里钻，侯七忙说：“掉头！”桑塔纳紧急掉头，开上桥面，刚走几米，立刻来了个急刹车。

侯七看着桥对面仿佛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辆警车，懊恼地骂道：“妈的，放屁闪腰，咋就这么寸！”

“七哥，怎么办？”

侯七回头看看正晃着身子往起站的小个子，说：“慌什么？又没打死人，进看守所还不是串亲戚一样？到时候都给我咬住了，就说小地丁在一江春吃霸王餐，被我们追上了。”

前后两辆警车把桑塔纳夹在中间，六七个警察把车围住，喝令车里的人出来。侯七第一个开门出来，冲站在门边的人招呼一声：“唐队长，不好意思又给你添麻烦，可今天我实在是气疯了……”

刑警队长唐险峰狠狠地瞪着侯七，打断他的话：“先跟我回警队，有你解释的机会！”

唐险峰吩咐左右：“都带走！”

侯七戴着冰冷的手铐，跨上靠近桥头的警车，被打伤的小个子已经坐在车里。侯七甩了一句：“你不吃霸王餐，我何苦打你？给我记住了！”一个警察推搡一下侯七：“别说话！”

侯七扭脸阴冷地望着小个子，小个子心虚地低下头，牙齿“得得”地打着颤。

警车鸣着笛，一前一后夹着桑塔纳，向清州市东城看守所驶去。



// 第一章 //

假警察

1

和我最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不同，8年前的那个春末，清州市东城看守所的外观有些老旧，铁门上有明显的“牙垢”，入口的路面也干裂粗糙。据唐险峰说，从那时起再过几个月后，看守所才大变了模样，这个工程，是华盛集团的总经理乔森全额赞助的。不光是看守所，养老院、孤儿院也都名正言顺地收过乔森的赞助款。清州的一个偏僻乡村里，还有一所以“华盛”命名的希望小学。唐险峰说，在清州这个只有百十万人口的不起眼的县级市，当年华盛的董事长乔森盛名有加，也不全是虚的。

8年前，就在“小地丁”被打后没几天，穿着便装的唐险峰和助手林小娄来看看守所提审另一宗伤害案的嫌疑人时，正看见侯七叼着烟卷儿往外走。侯七看上去比二十七八岁的唐险峰稍微年长些，光头尖顶，小眼睛大鼻子，和唐险峰一样身材魁伟，走起路来也有着那股往前冲的猛劲，好像屁股后面装着推进器。不过两个人的推进器肯定品牌不同，唐险峰走起路来给人的感觉总是勇往直前，侯七就难免有些横行霸道的意味了。

唐险峰顿了一下，冷眼看着侯七。显然，侯七也看见他了。

“呦！唐队！”

唐险峰当然不会去握侯七伸过来的手，甚至，他有种强烈的冲动，想顺势抓住侯七的腕子反扭他个跟头，然后暴打一顿！他知道今天要是换成他的好兄弟摔炮儿，侯七这顿打是跑不掉了，可他毕竟不是摔炮儿。他有着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理性，这使他在关键时候更像一架冷静的机器，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忍。连公安

局局长宋子涵都真心地赞赏，说险峰你是我见过的最适合当刑警队长的人。唐险峰每次想到这句话，第一个感觉都不是自豪，而是尴尬——替当时站在旁边的副局长郎昆尴尬——因为郎副局长以前就是个刑警队长，而且恰巧是他唐险峰的前任。

这时，面对一脸找打表情的侯七，唐险峰一腔怒火，却居然笑了一下：“够快，都俩礼拜了？”

“快乐光阴易过嘛，您没听过一日三秋？”

两个人的笑都有些心怀鬼胎皮笑肉不笑的意味。唐险峰懒得纠正侯七对成语的无知，只不屑地哼了一声，板起脸道：“这次算你领个小教训，以后记得别往枪口上撞了，你可以无所谓，你们乔老板的脸可不好看啊。”

“得，有您这话就好。乔爷是个场面人，您敬他一尺他让您一丈，有机会……”

“有机会你还是多学学法吧。”

唐险峰不再多话，抬脚向里走去，林小娄白了侯七一眼，赶紧跟上。

门外一声刺耳的喇叭响，接着有人喊：“七哥！”

林小娄下意识回了下头，看见大门口停了辆大丰田吉普，“清O”字的牌照很扎眼。一个胳膊上刺青的长发汉子正从车窗向这边龇着牙笑呢，手里还举着一朵不知道是玫瑰还是月季的破花乱晃着。侯七快活地拍了下巴掌，大步向吉普车走去。

林小娄不忿地说：“唐队，这孙子坐着警车走，也太嚣张了吧。”

唐险峰没有回头验证，顺口应道：“比起乔森那怪蛤蟆来，他连蝌蚪也算不上。”

“真就这么让他走了？15天的拘留只待了3天，这是谁的主意？这不给咱弟兄们难看吗？”

“牢骚话就别说了。该死的活不了，我不信他个臭苍蝇能熬过冬去，现在就当给他个机会，让他再嗡嗡几天。”

“啥机会，你真相信他能走人道儿？”

“我是让他接着折腾，然后死得更惨。”

林小娄笑道：“队长，还是你狠。”

唐险峰苦笑着，骂一声狗屁，接着说：“咱别自己给自己吃开心丸了，谁窝囊谁知道。说别的没用，先干正事吧。”

两个人正往里走，后面有人喊：“险峰！”唐险峰回头一看，是缉毒大队的队长葛东飞。

唐险峰问：“提人？”

“放个线儿。”葛东飞诡秘地一笑。

唐险峰笑道：“前几天让侯七打破头那个，是不是你的线儿？”

葛东飞笑道：“瞒不过你。我看侯七给放了，咋回事？”

唐险峰“哼”了一声：“你问我，我问谁去？你那个线儿也是不争气，一口咬定自己是吃霸王餐才挨揍的，弄得我们也没脾气。”

葛东飞恼道：“妈的，这工作没法干！咱们头脚抓，人家后脚放，踢足球也没这个规矩呀，也太不把咱当回事啦。”

“这炮你到总结会上放去吧，我肚子里的火不比你小。”

葛东飞问：“谁的门子知道不？”

“清州这屁大点儿地方，东城的耗子跟西城的猫都能拉上转折亲，谁知道人家烧的哪炷香？”

葛东飞一摆手，不忿地说：“不提了，侯七早晚是一死，我才不管谁是他二大爷，等我逮住他一把大的，看谁还敢出头给他打遮阳伞。你干啥来了？”

“王远征不是叫人给砍了嘛，我们刑侦的不上，叫谁上？”

“王远征？交通局那个？谁干的？”

“一个无名小卒。”

“呵，这回够他喝一壶的。”

“不跟你扯淡了，咱各忙各的去吧。”

葛东飞把刚刚掏出的烟揣回去：“本来想给你棵好烟儿呢，冲你这态度，省了。”
葛东飞越过唐险峰，大步向里走去。

唐险峰办了提审手续，在问讯室等着看守所的管教去提人。林小娄扫了一眼空白的笔录，说：“唐队，你说马宝驹今天会不会继续死扛？”

唐险峰本来微皱着眉头向窗外看着什么，一边把一支烟在手里来回拨弄着，听林小娄一问，马上就说：“扛？他给谁扛？有受害人和目击者的指证，连凶器都给他找回来了，他还能赖过去？”

“就是嘛，干脆咱也甭费劲了，给他打个认定算了，再加个拒不认罪，让检察院看着起诉去呗。”

“没那么简单。”

“咋了？”

“受害人还死咬着不放呢，况且……”

唐险峰话到嘴边，被一阵脚步声压了回去。林小娄一转头的工夫，剃着光头的马宝驹已经戴着手铐，被一位管教送了进来。唐险峰和林小娄都不说话，默默地看着管教把马宝驹安置在特制的椅子上，双方点下头，管教回身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马宝驹面无表情地看看面前的两个警察，试探性地轻咳了一声。

唐险峰把手里的烟卷儿在桌面上轻轻踱打着，平静地说：“马宝驹，我们给了你

一晚上时间想清楚，现在可以谈了吧。”

马宝驹长出了一口气：“没啥说的，除非先让我见律师。”

“嗨，香港录像看多了吧！”林小娄眉头一下就皱成个疙瘩，却又忍不住想乐。

唐险峰绷着脸，一字一顿地说：“该见律师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现在你必须先跟我们谈清你的问题。”

马宝驹皱着眉头说：“那我就还是那些话，反正抓也让你们抓了，左右我的案子也铁了，你们再怎么下套儿我也不会往里钻。我上次在西区就是让警察给绕里边了，本来只偷了一辆破洋车，最后愣把两辆找不到主儿的摩托也给我安排上了，我那两年劳教也太冤啦。”

“甭扯那没用的！”林小娄一拍桌子说道。

唐险峰没理这个茬儿，好像刚才林小娄要是不拍桌子，他也不会主动阻止马宝驹继续忽悠。他看马宝驹又癞皮狗一样萎靡在椅子上，才平静地问：“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在这鬼地方，能睡得好吗？”

“没人欺负你吧。”

马宝驹翻眼皮看了唐险峰一下，没搭茬儿。

唐险峰道：“就是给你山珍海味吃着，估计你也睡不好，闹心啊，我知道是什么让你闹心来着。”

马宝驹不接话，不以为然地撇嘴一笑。唐险峰淡淡一笑：“你一直在问自己：宝驹啊宝驹，咱是保车还是保帅呢？”

马宝驹的眉头突地紧了一下，仰脸看着唐险峰：“您啥意思？”

唐险峰没理他，继续问自己的：“马宝驹，你昨天坚持说你砍人是因为对方撞了你，你不道歉？”

“是。”

“你脾气够大啊，撞你一下就奔死里砍？”

“冲动了，现在悔得大肠头儿都青了。”

“好，手印你也按过了，我暂时相信这个。不过，你知道你砍的是谁吗？”

“我不认识。”

“那我帮你介绍一下，他是清州交警局的副局长王远征。”

“是谁也没办法了，后悔也没用，我就等着坐牢了。”

唐险峰目不转睛地盯着马宝驹的表情。刚才他说出被害人的身份时，马宝驹并没有强烈的意外感，这说明他或者事先就知道被伤害的是谁，或者就是心理素质超强。唐险峰根据直觉，知道后一种可能为零。

唐险峰眼睛一瞪：“坐牢？你想得美！你知道你把人砍成什么样子了？”

马宝驹显然紧张了一下，问：“我只是教训一下他，不会有大事吧？”

“法医正在验伤，结果会给你写进起诉书里，总之这次你搞得有些大了。如果你态度再不好点儿，我们或许按故意杀人给你报检了。”

马宝驹猛地一直身子，似乎是想站起来，结果被铁椅子蛮横地拉了回去。他瞪着眼睛：“那个人死啦？”

林小娄：“说你杀人未遂不就行了？”

“我跟你们有啥仇？你们想多拿奖金也不能害我呀！我根本没想杀他，顶多算故意伤害，这我懂。”

林小娄刚想奚落他两句，唐险峰抢先道：“看来你不是不懂法嘛。马宝驹，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调查得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判，你小子也是活该。我们现在是想给你机会，让你自己交代，到时候还能让你轻松点儿，你不要不识好人心，更不要指望谁能来救你，跟国际歌里唱的一样，你只能自己救自己。”

马宝驹眨巴着眼，不说话。唐险峰手里的烟卷儿不紧不慢地在桌上敲打着，马宝驹突然说：“给我支烟吧。”

唐险峰看他两秒：“现在不行，我们没时间陪你在这做思想斗争了，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我们就结案了。小林，让他签字。”

林小娄略微为难地看了一眼唐险峰，眼神里的意思：这也没问啥呀，签个什么字？

马宝驹突然说：“等等。”

唐险峰不易觉察地兴奋了一下，马上平静下来，继续用无所谓的语气问：“说吧，是谁指使的？”

“……您，您还是先给我棵烟吧。”

唐险峰审讯马宝驹的时候，隔壁房间里，葛东飞正绕着一个瘦子溜圈儿。瘦子眼珠子装了引线似的，随着葛东飞的脚来回转着，一脸忐忑。

葛东飞刹住脚步，望着瘦子的后脑勺儿问：“想好了没有，‘麻秆’？你是想劳教呢，还是按我设计的路子走？”

麻秆吸溜一下鼻子：“葛队，我真是第一次买那玩意儿，一共就5克，您大人有大量……”

“闭嘴！你以为我这儿跟你执行家法哪，你小子这叫犯法懂不？我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已经是大人大量了。你也甭废话了，我今天就放你走，你不是叫我逮了5克的现行吗？你给我钓一个10克的来，你就彻底没事了，或者长期给我当线人，钓来